

那天黄昏

陈旭东

那天黄昏,妻劳累睡着,我一个人捧着本书在看。突然发现书上内容有点意思,想也没想,就叫女儿一起来看。刚抬头,立即四顾茫然:女儿,已经到学校军训去了……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孤寂浸入全身心,仿佛最珍贵的宝贝渐渐离你而去。

女儿去军训的地方其实并不远,在东钱湖边上。但是,小学放学后的黄昏,妻还没回来,常常是我伴着她,她专心做作业,我专心陪读。有水果,我洗好削皮放在她手边上;她要喝水,我给她倒出凉好;她要买文具,我像得到圣旨般火速去办;女儿有时作业多,我实在饿得不行,轻声向她请假先去吃晚饭,她头都不抬,淡然应答:你去吧。我犹豫片刻说:你何时去吃?她有时会不耐烦地说:没看见我在做作业?

女儿从来都是这样,作业不做好是不会去吃饭的,而且不愿被打扰。休息的时候,她会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、她喜怒哀乐的情绪,甚至父女俩纯粹为了找乐子玩一些语言游戏,然后一起哈哈大笑。

这些都是每天必经的事,而今,我目光所及,竟无她的身影,怎会不失落、寂寥?

于是站起来,望着窗外,看见一个短发圆脸的女孩微笑着在她的校园里,绿荫如海,溪流潺潺,她和刚认识的同学兴奋地交谈着,脸上泛起红晕……我空着的心又渐渐填满。是啊,几个小时不是还在她的校园里帮她整理寝室吗?不是为了找食堂绕了校园大半圈吗?

小花的芬芳

沈珈如

阳台花盆里新长出一些不知名的植物,开一种极小的蓝花,很漂亮。

我想它们本来是应该长在野地里的,随着季节的变迁,开花结果,自生自灭,种子落在土里,等待来年的轮回。我在挖土装盆时,不知道土里面有此悬念,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惊喜。

每一朵小花都有自己的芬芳,如红尘中的芸芸众生。大多数的人都很平凡,像生长在野地里的的小花小草,毫不起眼,但这个世界的基石,正是由无数普通人组成的。他们朴实、温暖,虽没有星光般明亮,但灯火一样可以照亮漆黑的夜空,就好像我童年乡村记忆里盛开的紫云英。

在春天的田野上,紫云英是大地的主角之一。当然,如果你摘下一朵放在掌心,就会觉得这紫云英的花实在太单薄、纤弱了,可倘若是一亩十亩连绵不绝地在一起,那么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望过去,眼前就是一片花的海洋。我大概就在那时候,突然明白微小而微小的力量。无数朵小花的芬芳,足以醉倒一个春天。

当我长大,从农村走向城市,我曾沉溺在那些不堪一击的荣耀里,喜欢“宏大”,关注表层的光鲜,自然也被这些身外之物所累。唯有夜深人静时,才惊觉内心的空洞和软弱——我渴望成为一棵参天大树,却忘了看清自己,忽略或轻视微小存在的意义。我们是花,就自以为是悬于枝头的那朵绚丽,永不凋谢。我们是树,就幻想能抵挡狂风暴雨。谁知气候稍有变化,就摇摆不定落

我跟女儿说:你们学校属龙,面试、领录取通知书、军训报到,都碰上下雨,而且雨还不是一般大!女儿会心一笑:确实如此。很多时候,父女俩都是如此默契。她说上一句,我就知道下一句是什么,直接就跟上了;有时她说出来的,正好是我当时要说的。

送女儿的亲属团很庞大,外公、外婆、爸爸、妈妈,还有她的表妹。到她的寝室后,大家一边摆放物品,一边还热热闹闹地发表不同意见,都想让孩子睡得安稳舒服,老是担心等我们走后孩子找不到生活必需品……送君千里,终有一别。当所有物品安放到位之时,静坐一旁的我说:其他小东西让孩子自己整吧,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照顾她,我们该走了!于是,外公、外婆、妈妈、表妹,一个个挥手退出,女儿微笑着挥手告别她的亲属团。回来一路说笑,像是旅游。到家一个人时竟黯然神伤……

那天黄昏,是第一次确知女儿不在身旁;那夜大雨,隔壁房间的床空着,没有女儿睡在那里。难道传说中的空巢就是这等模样?每天在身边的孩子就这么轻轻巧巧地走出北仑,以后她还会去更远的地方……年少时,我们也是这样离开父母,求学、工作,然后有了自己的家。孩子总归要长大的,将会渐渐渐远,但时近时远,终有一天又会回到温暖的家里。想到这里,我体会到做父母的苦与乐,心里豁然开朗。

红满地。其实,每个人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,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珠,想清楚了,心也就释然了。

阳光下,小蓝花静静地开放着。它的花瓣近于透明,而那蓝是极纯粹的,让人思绪不自觉地飘向神秘的大海和深邃的天空。把头低下,靠近它,闭上眼睛,去感受它若有若无的气息。我该怎么来形容呢?就是你可以当它不存在,但事实上它就在那里,无论风卷云舒,它都不惊不诧。

这份不以自身卑微的淡定,让我对这朵小蓝花有了新的认识,这不是在提醒我吗?放下欲望的枷锁,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人生的起伏,你就会变得非常自在。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快乐,不去装饰谁的梦,只唱自己喜欢的歌。想到这里,再看小蓝花,我发现它在笑,那花瓣颤动着,像极了蝴蝶飞翔的翅膀。

漫画
沈欣



乘公交车

严凯捷

我一直在朋友们面前自嘲:我是环保主义者,瞧,俺不开车,俺外出就乘公交车。

我喜欢或站或坐在公交车厢的尾部,看上上下下的人。三五成群的学生仔,算得上是乘车的主力军。他们穿的校服后背上都印着学校的名字,书包双肩背着或斜挎着。有同学到站下车,男生们只一声“到了”,潇洒地下车去了。女生们则不同,她们除了说“再见”,后面还要缀上一句:“我会想你们的!”马尾辫洋溢着青春的靓丽。我第一次听到这样道别的话时,在车上咀嚼回味了许久,多么暖人心的话呀。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,总是太过拘谨和矜持,见面或离别,总是在那儿打哈哈。

有一天,我听见坐我后面的两个中年女人一路在谈洗澡、睡觉、喜好吃什么之类的话题,我以为是育儿话题,听到后来我才弄明白她俩说的是关于养狗的那些事儿。

我家小区门口的公交车,是女儿眼里的一座长桥,沟通了女儿和她爷爷奶奶的距离。女儿上一年级开始,我们就培养她的独立乘车能力。这边,我送女儿上了车,那边,她爷爷奶奶早在下车点候着她了。一段时间后,女儿乘公交车,既不用我送,也不用爷爷奶奶接送了,她自个儿来去自由。

关于乘公交车,女儿写了好几篇文章放在她的QQ空间里,有大哥哥大姐姐让座的,有她自己给老人让座的。最让女儿感动的是:有一次,一位大妈妈让女儿坐在腿上,女儿被另一位母亲抱着,当了一回别人家的小女儿。

自从买了私家车后,丈夫没再乘过公交车。一天,我硬拉着他一起去感受公交。从家门口乘上了公交车,车子开出几站后,我终于坐在了车厢的最后一排的一个座位上。丈夫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抓着扶手摇摇摆摆地站着。车子到了余姚老南站,他身旁的一位中年妇女从座位上站起来下车了,他“近水楼台”却没有去“先得月”。下车后,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坐?他说:总得按先来后到的道理,让比我先上车的人先坐吧。我感动得忍不住伸手去拉了拉他的大耳朵。后来,有几次跟朋友们说起这件事,大家几乎都用上了一致的口吻一致的语句——多高的素质啊!

糟糕,我的钱袋忘带了,摸遍所有的口袋也没能找出一分钱。旁边有一位大叔也在等车。我红着脸对他说:“师傅,你能给我一元钱吗?”他赶紧找,但翻遍他的钱包,再也找不出除了手上的第二个硬币。他抽出一张五元的纸币,提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提议:待会儿咱俩就一起投进这五元钱吧!我感动得简直想拥抱他一下。

因为公交车,互为陌生的人同车共度一段时光,彼此照顾,很温暖……

三江月

总第 5701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益往直前

81

水均益看世界



我们找到俄罗斯总统新闻局的人理论,但对方表示无奈,那意思是你们只能自己去抢位置了。好吧,于是我拿出曾在伊拉克等混乱情况下练就的本领,和我们记者站的摄像师一个眼神交流,摄像师二话不说,上去在一排严严实实的摄像机中间,硬生生挤出了一个位置。

被挪动了位置的一个美国摄像见状,马上跑过来阻止我们,我对他说,我们是中国的,我们也是被邀请的一家,大家人人有份,新闻局的人让我们自己抢地方。那老兄一看我态度挺横,转头找总统新闻局的人说理,只见新闻局的人两手一摊,脸上堆出为难的苦笑。就这样,我们成功地从美国人手里抢下了一个位置,为了防止再被他们“踢”出去,我们那位可怜的摄像师,在那之后的四个小时里,一动不动坚守到采访开始。

接下来是另一场斗争。我们六家媒体的主持人和制片人,被请到了五楼的一间休息室里,总统新闻局的

一位负责人给我们集体开会,商讨采访的问题范围和提问顺序。俄方允许的问题范围有六个领域,虽然没什么商量的余地,倒也算比较开放:奥运基础设施建设、安保、同性恋、体育、俄罗斯与奥运、普京个人。新闻局的人强调,所有问题都必须和奥运有关,关于普京的个人问题,不能涉及总统的私生活。

就在半年前,普京和夫人柳德米拉共同向外界宣布,两人决定结束30年的婚姻。当时在全世界都是一条爆炸性新闻,人们不仅感叹普京的敢作敢当,更是对他的私生活有着各种遐想和猜测。在俄罗斯国内几乎人尽皆知的一个版本,说普京的红颜知己是俄罗斯前体操世界冠军、现国家杜马议员卡巴耶娃,甚至传言两人几年前育有一子,云云。这样的八卦问题,谁都知道这是普京的红线。谁要是敢问这个问题,准保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可能还能安全地返回北京,但我们在俄罗斯的记者同事们,估计以后再也别想顺利地到俄罗斯采访了。所以不用新闻局的人提醒我们,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。

关于提问顺序和采访规则,经过我们六家近一个小时的唇枪舌剑,明争暗斗,最后在我的提议下,大家达成了一个比较文明的君子协定,每一家挑选一个主领域的话题率先开始发问,然后这家主持人还有一个

追问的权利,接下来现场按照顺时针的方向,其他各家依次有一个关于这个领域话题的追问机会。当然,如果不想追问,也可以弃权。

在分配话题的时候,各家媒体的立场和倾向性便暴露得一览无余了。美英两家在安保和同性恋的话题上争得互不相让,最后还是英国的BBC抢到了“同性恋”,美国的ABC拿到了“安保”,这两个话题也是西方媒体最关注的问题。俄罗斯两家电视台分别分到了“体育”和“个人”话题,“奥运基础设施建设”分给了美国奥运网站。我要了“俄罗斯与奥运”的话题。

在话题争夺上,我比较超脱。因为一方面,我已经帮大家制定了提问规则,我明白,BBC和ABC这两家只会对“安保”和“同性恋”的话题感兴趣,别的问题他们基本上连问都不问,而我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事先设计好的问题,这就意味着到头来我比他们都问得多,整个“圆桌对话”会很突出CCTV记者的存在和主导;另一方面,作为中国记者,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普京怎么评价中俄关系,特别在中日争端问题上会有什么表态。所以,我打算从奥运会入手让普京谈谈俄罗斯的强国梦,因此俄罗斯与奥运的话题正合我意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